

三人行 上

以真情为耻的年代，震撼心灵的寻爱之旅！

艾米……著
Works of Amy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艾米
Works of Amy 著

三人行 上

致亲爱的读者

五年前，我为排遣最心爱的人海归之后的寂寞无奈，开始在网上连载我和他的故事，原本等着听大家嘲笑我爱的太痴太傻的，想不到却吸引了你们这些知我、懂我、支持我的读者，一路跟来，结为知音。

因为有了你们的喜爱和盼望，我才会笔耕不辍，写完了我自己的故事，再写我的好友静秋等人的故事，最后发展到写素未谋面的网友的故事。只要是令我感动的故事，我都乐意写出来，因为我知道一定能感动你们。

五年来，我们一起为爱欢笑、为爱流泪，我们的生活因为爱的故事而充实，我们的世界因为爱的哲理而深邃。值此上网码字五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特为我做了这套精美的“艾米五年典藏”文集。得此，我衷心感谢你们，并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版本。

艾米
FEB 11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人行. 上 / 艾米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354-6075-2

I. ①三… II. ①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9366 号

选题策划: 姚常伟 马培培

特约监制: 王 平

责任编辑: 张芬之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插画设计: 骆 玫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 027-87679300)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83670231)

[http: //www.cjlap.com](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本: 69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印张: 16.25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44

第三章 // 110



第四章 // 185

第一章

1



2002年的夏天，安洁飞到美国的A州B市，开始她在B大电脑系的博士生涯。

大家都不懂她为什么会走这样一步棋，因为大家都听说在2002年的美国，电脑专业已经不吃香了，而安洁在国内的工作不错，收入也算可观。再说电脑这种专业，如果不是想教书的话，实在用不着念什么硕士、博士。念来念去，把年龄念大了，把工作机会都念给别人了，把新知识念成旧知识了，有了博士学位可能反而找不到工作了。

但安洁主意已定，不管别人多么惊讶，她坚定地要去美国读电脑——在2002年。

安洁像所有生活平淡的女孩一样，总在企盼发生点什么，哪怕是灾难、事故，也比波澜不惊的生活好。但她的生活恰好就是波澜不惊，活了

二十五年了，既没遇到一个乔装平民的皇室后裔来追求她，也没遇到一个黑社会的大哥故意制造一个“英雄救美”的事件来结识她。

上大学的时候，她的老师不是女的就是已婚男人，而且都其貌不扬，有心来个《窗外》的翻版都没有机会。参加工作之后，公司里的男同事和男上司倒不少，但一个个不是惨不忍睹，就是拖儿带女、干巴无味，叫人连插足的兴趣都生不出来。

完全是对国内的生活绝望了，她才想到出国，看换个环境能不能有个爱情奇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脑专业在美国不吃香了，反正她没怎么费工夫，又只念了本科，居然被录取到B大电脑系读博士，而且还拿到了研究生院颁发的奖学金，也算“因祸得福”吧。

支持她出国读博士的只有她姐姐和姐夫，两个人都是搞电脑的，都在美国。姐夫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来美国比较早，现在已经是C州D大电脑系的副教授了。姐姐以前是学经贸英语的，到美国来读社工（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在那阵狂转专业的风潮中，懵懵懂懂地随大流转了电脑专业，结果不仅拿到了硕士学位、找到了工作，还顺手俘虏了电脑系的一位华人老师，那就是她的姐夫。

安洁的姐姐说：“快到美国来吧，你来了，我就有伴了。这里华人少，大家也不怎么来往，好无聊。”

姐夫则说：“不要担心就业问题，B大不错，选个好导师，多出几篇论文，博士毕业后找个大学教师的职位还是不难的。”

安洁的姐姐比她大五岁，但两个人关系很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第一次来例假，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两个乳房胀痛，第一次收到男生的求爱信，她都是最先告诉姐姐，然后才告诉妈妈的，有些事她最终也没告诉妈妈。她妈妈总是开玩笑说她们两姐妹一个是狼，一个是狈。

她跟姐姐之间的疏远，是从姐姐带姐夫回国探亲开始的。也许不能算是疏远，只是突然一下拉开了距离，因为姐夫太出色了，姐姐太幸福了，幸福得让她觉得自己跟姐姐之间隔了两三个档次，再跟姐姐讲那些渴望爱情的少女梦，好像就有点对牛弹琴了一样。

有个很不错的姐夫实在是做老妹的一生中第二大不幸，而第一大不幸

就是有个很不错的姐姐。还好，安洁跟她姐姐条件相当，不论是长相还是国内学历，都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正因为如此，她就越发想不通，为什么她姐姐就能嫁给她那光彩照人的姐夫，而她到目前为止连有她姐夫一半光彩的人都没遇上呢？

这正是她决定出国的原因，她想来想去，终于认识到她姐姐情场上的好运，是从去美国开始的，因为她姐姐是在美国认识她姐夫的。如果不是到美国留学，姐姐就不会认识她姐夫，恐怕也跟她一样，到现在还在“耍单边”。

她姐姐在国内也曾谈过男朋友的，但都是很早就被姐姐“咔嚓”掉了，姐姐总是对妹妹说：“不行啊，找不到感觉，真的不甘心一辈子就只能有这样的‘爱情’。”

只有一个候选人没被姐姐“咔嚓”掉，熬到了见准岳母的阶段。那是个颇有名气的青年企业家，是姐姐供职的那家公司的老板，但也被她妈“咔嚓”掉了。

她妈不像一般的家长，在经济地位等方面对毛脚女婿横挑鼻子竖挑眼，那种挑法很容易激起女儿的抵触情绪，反而把女儿推到毛脚女婿怀里去了。妈妈对姐姐的对象很客气，但等他走了之后，妈妈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个青年企业家看人的眼神不对头，眼珠梭来梭去，从来不肯在一个地方停留几秒钟。

妈妈说有这样眼神的人不老实，心思活泛，肯定是寻花问柳的主。今天在饭桌上，他那梭来梭去的眼睛就曾不止一次地盯在你妹妹的胸上。

姐姐听妈妈这样说，就私下跟妹妹商量：“我刚才没注意他的眼神，不知道妈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可不可以帮我考验一下那个家伙？”

“怎么考验？”

姐姐附在妹妹耳边如此这般地一说，妹妹犹疑地说：“这样不大好吧？如果他发现我俩设了计考验他，肯定会翻脸。”

姐姐不在乎地说：“翻脸就翻脸，如果他经不起考验，不翻脸我也不要他了。如果他经得起考验，即便他翻了脸，我也有办法把他的脸翻回来。”

于是，妹妹就按姐姐说的去“考验”那个青年企业家。其实办法也很

简单，就是约他出去喝咖啡，喝着喝着就星眼迷蒙地暗示对他有好感，结果两人跳舞的时候青年企业家的手就不老实起来了。

结局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姐姐跟青年企业家吹了，青年企业家把姐姐炒了，但姐妹俩好好庆贺了一番。姐姐说：“我们两个配合，所向无敌，管他是几级骗子，都经不起我们的照妖镜这么一照。以后就这样，我做你的照妖镜，你做我的照妖镜。”

后来，她姐姐带着现在的姐夫回国探亲的时候，她妈妈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女婿，大概是姐夫的眼珠没有梭来梭去，也没有光顾妹妹的胸前，而是谁讲话就很认真、很礼貌地看着谁，其他的时间就一直脉脉含情地看着姐姐。

总之，妈妈很满意，催着姐姐快把婚事办了。但姐姐推三阻四的，说回美国了再办。

姐姐私下跟妹妹商量，叫妹妹帮忙考验考验姐夫。

这次妹妹不肯了，因为她心里有种预感，这个姐夫不像上次那个青年企业家，对那个，她有至少八分的把握，肯定是经不起考验的。对这一个，她倒不是说有十分的把握他肯定经得起考验，而是她自己有点害怕，觉得不管姐夫经不经得起考验，她都没有好下场。如果姐夫冷冷地拒绝了她，她固然应该为姐姐高兴，但她的脸往哪放？如果姐夫经不起考验，她又觉得怪可惜的，所以她坚决不肯帮姐姐这个忙了。

好在她姐姐也不在乎考验不考验了，因为他们那时已经结婚了，只是怕妈妈因为她没事先征求家里的意见不高兴，才谎称尚未结婚的。

安洁记得那时擂了姐姐一拳，威胁说：“好啊，你骗了妈妈，等我去告诉她。”

姐姐说：“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的，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你现在告诉妈妈，只能是让她不开心，你肯定不会做这样的傻事。”

她没有告诉妈妈，但她很幸灾乐祸地看着妈妈把姐夫安排在客房里住，而让姐姐跟她住一间房。晚上姐姐溜出去跟姐夫聚会，完事了又溜回她的房间来睡觉。第二天，她老觉得姐夫的神态很尴尬。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尴尬的神态使她觉得姐夫特别可爱。

她的这个姐夫，让她的爱情美梦变得更难实现了，因为她总不能找个太差劲的男朋友吧？旗鼓相当的姐妹俩，找的男朋友却相差那么远，那叫她怎么受得了？

很多人说，二十五岁是女孩爱情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就像一个分水岭，把一个女孩隔在了情场的两边。二十五岁以前，是初放的花蕾，没有男朋友是天真未凿，有男朋友是炙手可热。但一过二十五，情况就不同了，没有男朋友是产品滞销，有过男朋友是残花败柳。男人在追求之前就难免打个问号：二十六了？还没结婚？还没男朋友？肯定是有原因的啦。

如果上述年龄段的划分有道理的话，安洁就正好处在二十五这个分水岭上。她好像特别敏感，特别心焦，总在盼望爱情到来。这样的心态使她对今天来机场接她的人产生了很强的好奇心，潜意识里在盼望发生一场“机场奇遇”。

今天来接机的是她同系的一个男生，叫聂宇，听名字是响当当的，看网上的照片也还不错。考虑到那照片像是系里为做网页统一照的毫无艺术感的大头像，那就应该说很不错了。

安洁在国内的时候，就听人讲过留学男生借机场接新生的机会追求女生的故事，据说是因为留学生里面男多女少，男留学生找女朋友不容易，所以每年来几个女新生，就成了男生们的追求对象。

安洁不知道这样的事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知道自己是个很有虚荣心的人，喜欢看男生被电倒，虽然很多时候她并不想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那些被电倒的男生。

哪个女孩不想电倒几个男生呢？电倒一群，嫁给一个，是很多女孩的梦想。即便是已经嫁了的，如果能电倒几个，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如果说一个女人完全不想电倒男人，安洁是有点不相信的。可能那些结了婚的女人工作太忙、家务太忙，没时间去想这些事，也可能安分守己的女人不会刻意电倒丈夫以外的男人，但是如果有男人自动被你电倒了，难道你会不高兴？

当安洁在领取行李的地方看见了聂宇时，忍不住在心里叫道：噢，我的机场奇遇！



如果不是聂宇举着一张写有“接E市来的安洁”字样的白纸，安洁绝对不会想到那就是聂宇。名字叫“聂宇”，人却那么矮，几乎只有她那么高。当然聂宇可能不止她那么高，但她对那些她不用仰着脸看的人都是一个感觉，好像别人都只有她那么高一样。

她一直觉得从一个人的名字就能推测出一个人的长相、身材，甚至人品。她姐夫叫梁超，她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想象出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生形象来。后来姐姐带着姐夫回国探亲，姐夫果然不负她望，跟她的想象八九不离十。她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所以她有点想当然地认为聂宇会是个高大威猛的男生，哪里知道……

她对男人的外在美很有一些成见，总觉得最完美的是像她姐夫那样，身材帅，脸也帅。但如果这二者必居其一的话，那她宁愿要身材。试想一下，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即便脸不那么出色，但穿几套好衣服，走出去也能镇住一大片。而一个五官端正的矮个子，除了照头像，还有什么机会显得仪表堂堂？

安洁知道“机场奇遇”这出戏就算唱完了，她有点失落，但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不是要在美国待好几年吗？谁知道会遇上多少人？一个小小的挫折，不必介意。她热情地走上前去，对举着牌子的聂宇说：“我就是安洁，你是来接我的吧？谢谢你了。”

聂宇的反应令她有点开心，因为他似乎被她电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看了她一会儿才说：“啊？你就是安洁？那……你放在网上的照片太……虚伪了……我是说太谦虚了……”

她掩饰着心里的得意，也不想透露自己查看过他的网页，就开玩笑说：“哪里有你们这些不放照片在网上的人虚伪？”

“我们虚伪不都是为了观众吗？如果我们放照片在网上，吓死人了谁抵命？”

她有点喜欢他的这点幽默，有胆量自嘲的人，应该不难相处。她顺便打量了他一眼，觉得他的五官还挺不错的，网页上的照片基本没美化他，只不过他的头像给人的感觉是他应该很高。不是说正常比例的成年人，其身高应该是头长的七倍吗？聂宇可能没按这个比例长，所以看他的头像给她一种错觉，觉得他至少应该有一米七五。

聂宇虽然个子小，但礼数倒不小，坚持不要她搬行李，自己磕磕绊绊地把她的两个箱子搬到后车厢里去了。她感激之余，又给自己不喜欢矮个子男生找到了一个借口：男生个子小了，还不光是个审美问题，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大问题：以后怎么胜任家里的重活？还有，怎么抱着新娘子照相？

她姐姐的结婚照有好几张都是身高一米八的姐夫轻松地横抱着白衣新娘，给人的感觉是姐姐身轻如燕，就如天使一般，那个镜头真是美极了，她最喜欢的就是那几张照片，经常拿出来看，百看不厌，边看边想象自己结婚的情景，她对自己许诺说：一定要让我的“他”抱着我照几张。

她记得有一天，她又把那些照片拿出来看，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她穿着新娘的白色及地长裙，手里捧着一束花，走在照片上的那种绿草地上，她的那个“他”从后面走过来，轻轻抱起了她。

她感到浑身发软，幸福得无以复加，心里念叨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她在梦里还记着自己许下的诺，于是对“他”说：“快让摄影师为我们照相！”

“他”说：“慌什么？等我吻够了再叫摄影师。”

“你能抱那么久？”

“我抱你一辈子都没问题。”

她陶醉在“他”的亲吻之中，突然发现“他”就是姐夫，她很惊慌，想挣脱：“你干什么呀？快放下，这是我姐姐设下的美人计，是为了考验



安洁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她穿着新娘的白色及地长裙，手里捧着一束花，走在照片上的那种绿草地上，她的那个“他”从后面走过来，轻轻抱起了她。

你的，你千万不要上当！”

但姐夫不肯放下，在她耳边说：“我知道你也爱我，我早看出来了。”

她呵斥道：“我爱你是我的自由，忠于我姐姐是你的责任，你对不起我姐姐。”

“是你姐姐叫我娶你的。”

她好像被姐夫说服了，又好像法律是允许娶两个妻子的，好像是新婚姻法，说如果是姐妹俩，就可以嫁给同一个人，只要彼此没意见就行。她有点迷惑，新中国怎么会允许一夫多妻？这不是回到她爷爷那个年代去了吗？

那个梦把她吓醒了，不知自己怎么会做那样的梦，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她觉得自己白天没想过那种事啊，怎么会做那样的梦呢？居然还扯到什么新婚姻法上去了，简直是荒唐，跟自己的姐姐共有一个丈夫，那不是……乱伦吗？

她后来就不敢把那些照片老拿出来看了，总觉得自己心术不正。更令她害怕的是，她发现自己跟姐姐通电话的时候，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听到有关姐夫的消息，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她也听得很上心。有时姐夫在电话附近说话，被她听见了，她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兴奋。

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她就尽量避免跟姐姐通电话。这次到美国留学，她姐姐、姐夫都叫她申请姐夫任教的D大，但她说想到B大去，因为那里有个教授的研究项目她很感兴趣。她专门找了个D大电脑系没有的研究方向，说服了姐姐、姐夫，终于避开D大，来到了B大。

不过自从看了姐姐的结婚照之后，她就在自己的择偶条件中又加了一条：要能轻轻松松地抱起她才行，不然的话，今生就别想照姐姐、姐夫那样美丽温馨的照片了。

她看了聂宇一眼，想象他穿着姐夫那样的西服，打横抱起她的情景，差点笑出声来，他肯定是龇牙咧嘴抱不动的那种。她觉得自己这样想有点无聊，不过她安慰自己说，瞎想想嘛，又不犯法，也不会说出来伤害他，怕什么？

聂宇的车有点老，两人坐进去后，打了好一会儿火才打着。不过一旦

发动了，开起来还是很平稳的。

聂宇边开车边跟安洁聊天，虽然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题，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会跟女孩子打交道的，不像有的男生，跟女生单独在一起，就手足无措，连话都不会说了。也不像有的男生，在女生面前天南地北，滔滔不绝，要么是过分卖弄，要么就是话都说得不得体，搞得人不痛快。

她觉得聂宇是那样一类男生，你永远都不会爱上他们，但你永远都不会觉得他们讨厌。如果选他们做丈夫，他们会是好丈夫，关心你，照顾你，生怕你跑掉。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拿不出手”，或者说“带不出去”，因为别人会在你耳边嘀咕，说他配不上你；别人也会替你惋惜，说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了；别人还会帮你物色更好的人选。总之，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如果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没有人说三道四，跟聂宇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应该是没问题的。

车开到半路，他们进一家东方店去买了一些东西，出来之后，聂宇看见车灯没关，懊恼地说：“糟了，刚才忘了关车灯，这下可能要发动不起来了。”

果不其然，车子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聂宇说大概是电池里的电跑光了，得找个人来帮忙启动一下。聂宇跑去跟几个刚从店里出来的顾客商量，大概是在问他们能不能帮忙，但那几个人都摇头。

聂宇跑回到安洁身边，极力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忘了关车灯了，怎么搞的，我还从来没犯过这种错误呢。”

她担心地问：“那现在怎么办？还有多远？”

“远是不远了，不过也不能走回去，得找个人帮忙把车发动起来，其实很简单，只要有打火的工具就行。”

安洁安慰他，叫他别着急，但她在心里感叹，看来女孩子爱找有钱人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聂宇开的是辆新车，就不会落到这个尴尬的境地了。

聂宇说：“等我进店里去看看有没有人能帮忙，刚才我好像看见我们系的康博士在里面买东西，我躲着没打招呼，现在只好硬着头皮去找

他了。”

聂宇说完就跑进店里去了。安洁好奇地想，既然是博士，应该是系里的老师了，我看过系里老师的网页，怎么不记得有个姓康的老师？

过了一会儿，聂宇跟一个男人一起出来了，远远看去，那人非常像她姐夫。她使劲眨巴眨巴眼睛，生怕是自己鬼迷心窍，想入非非，看花了眼。夜色之中，她看不清那人的脸，但那身材真是像极了，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下面好像是一条牛仔裤，都是她姐夫爱穿的行头。

她觉得心跳加快，紧张地看着那两个人向她走来。

两个人走到她跟前了，她看出那不是她姐夫，偷偷舒了一口气。聂宇向她介绍说：“这是康博士，我们系的老师。”然后对康博士说：“这是安洁，今年的新生，刚从机场接来的。”

康博士对她扬了扬右手，简单地说：“你好！”

她一慌，忘了该怎么回答了，也机械地说：“你好！”

康博士四面打量了一下，说：“我去把车开过来。”然后就往店子的左边走去了。

聂宇说：“幸好康博士有工具。只要车发动起来了，开回去就没问题了。”

她问：“我怎么没看见系里有个康博士？”

“噢，其实是苍博士，不过老美不知道，都是叫他康博士，叫习惯了，所以我们都跟着叫康博士，老康。”

“他就是那个苍劲？我看到过他的网页。”她想他的名字可能是“苍劲”。姓了这个“苍”，她还真的想不出比“苍劲”更好的名字了，总不能叫“苍蝇”吧？

苍博士已经把车开来了，在聂宇的车对面停下，两个人把各自的车前盖打开，支了起来，然后苍博士就从后车厢里拿出一根长管子一样的东西，一头带着个钳子，他把那个钳子夹在了两人车头的什么地方，跑回自己的车里，鼓捣了一阵，聂宇的车就发动起来了。

苍博士收好工具，聂宇赶快送上几张擦手纸，连声感谢。苍博士边擦手边说：“我还要进去买点东西，你们走好。”



安洁看着苍博士离去的背影，又差点把他当成姐夫了，因为两个人都爱一边走一边用手轻轻抛着钥匙串。虽然五官没怎么看清楚，但身材背影什么的，简直像极了。

聂宇已经坐进车里去了，见她还站在车外发愣，就轻轻按了一下汽车喇叭。她一惊，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连忙坐进车里，对聂宇解释说：“这个苍博士长得好像我姐夫，刚才差点认错了。”

“可能是你姐夫的哥哥……或者弟弟吧？”

“不可能，我姐夫是独子，根本没兄弟。他父母也是独子，所以连堂兄弟、表兄弟都没有。”

“那你姐夫是两代单传的独子呢，一定宝贝得不得了。你姐夫在美国？”

“嗯，我姐姐、姐夫都在美国，他们在C州D大，我姐夫是电脑系的副教授。”

“噢？那你怎么不去D大？”

她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扯到一边去：“这个苍博士是教什么的？”

“他教好几门课，都是跟理论沾边的东西，这学期他好像是教Algorithm吧。不过我劝你别修那课，我以前修过的，挺难的。”

她估计Algorithm就是算法，她试探着问：“算法应该没什么编程的作业吧？”

“嗯，没有多少编程的作业，但解题的作业也不少，又因为是跟本科生一起上，所以还有两次期中考试，一次期末考试，整死人。”

“我听说一学期最好不要修太多门需要编程的课，不然会有做不完的程序。最好是选两门有编程作业的课，再选两门不用编程的课。”

聂宇说：“那倒也是。”

过了一会儿，聂宇突然说：“苍博士的夫人比他还厉害，是F大的大学教师。”

她直觉聂宇突然提起苍博士的夫人是有点什么用意的，不过她这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苍博士和他夫人身上，没空去细想聂宇到底是什么用意。她知道F大很不错，但在离A州很远的G州，便问道：“他夫人学什么的，能进F大这样的学校？而且夫妻俩怎么隔这么远？”

“他夫人也是学电脑的，都是H大毕业的，但是他夫人的导师比较有名气，研究的项目也比较热门，所以进的学校比他好。他夫人肯定不愿意调我们C州来，我估计苍博士在那边也没找到接收的学校，所以就这么两地分着。”

安洁想起姐姐总是在姐夫工作的城市找工作的，有段时间没在D大附近找到工作，姐姐宁可待在家里赋闲，也不愿到别的地方找工作。她说：“我听我姐姐说美国不兴牛郎织女的，要么想办法弄到一起，要么就分手了。”

“现代交通这么发达，还有什么牛郎织女？从A州到F州，坐飞机也要不了多长时间，周末就可以飞个来回。我们系星期五都没课的，苍博士他经常飞来飞去，名副其实的太空人。再说大学教师有寒暑假，每隔几年还有学术假，哪里用得着做牛郎织女？”

安洁现在想起为什么查看B大电脑系网页的时候没怎么留意到苍博士了，因为他的网页上没什么东西，既没照片，也没个人介绍，只简单介绍了他的研究方向，然后有个注解，说苍博士目前在休假。很可能他那时在休学术假，去了他夫人那边，那个网页大概是系里弄的模板，谁都有一页。

不知道为什么，安洁听了苍博士幸福的牛郎织女生活，心里有点失落。其实不用聂宇说也应该想到苍博士是名草有主的了。他在美国读了博士，又熬到了副教授的职位，没有四十岁，也总该有三十好几了吧？一个三十大几的博士加副教授，人长得又挺不错的，怎么可能还没主呢？

可能这就是“丈夫是别人的好”的原因，因为出色的男人早就被别人抢跑了，剩下的都是不出色的。